

膽小鬼初遇吸血殭屍

何志平

四月，電影月。「國際電影節」、「金像獎頒獎典禮」、「亞洲電影投資會」接踵而來，好不熱鬧。想起自己人生中看電影的歷程，頗可回味。

第一次看電影，是與姨婆一起的。那時候她與我們一起住在油麻地的家，我大約只有三、四歲。姨婆拉著我，一大一小走進油麻地戲院，印象中我們看的是黑白影片《乖侄》。電影院很大、很暗，椅背又高，很適合玩捉迷藏。大概姨婆只是買了一張票，所以我沒有自己的座位，只能站在姨婆前面。《乖侄》說甚麼，我搞不清，只記得有很多人在銀幕上轉出轉入，姨婆說他們是新馬仔及鄧寄塵等人。電影院斜斜的，腳邊許多東西不斷往前滾，玻璃瓶、花生粒、果皮及報紙等，不曾間斷，銀幕上與銀幕下同樣忙碌。忽然，我感覺到腳底涼涼的，小布鞋濕了，混和著一股熟悉的腥味，我本能的往後看，一個小孩在向我扮鬼臉，我知道是他撒尿了。

到我再大些的時候，與我一起看電影的，變成了我的姐姐與小叔。我喜歡看電影，但我最怕恐怖片，我想，這是因為我記憶裡有個非常難忘的烙印。我還記得，那一天，我放學後便第一時間回家，專心一意等叔叔及姐姐放工，因為他們答應帶我去看五時三十分的「工餘場」。豈料，這天播放的是《吸血殭屍》。黑白銀幕上，棺材蓋板慢慢移動，音樂嗚嗚怪叫，彷彿都衝著我一人而來。我緊緊捂住眼睛，一直等待完場。回家後，我不敢睡覺，找出十字架握著，開著燈，還是覺得不安全，最後，我把自己裹在棉被裡，滿身是汗，熬了一夜。第二天起牀，我發高燒了。小叔說我是「瀉膽汁」，因我被嚇破了膽，膽汁流了出來。從此以後，所有恐怖片，我一概不看，甚麼《黑湖妖》、《木乃伊復活》等一概與我絕緣。

中學的時候，學校會帶我們去看電影。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、《窈窕淑女》這兩套電影便是與全校同學一起看的。與同學看電影，不是不好，但是總使人有點尷尬。我看電影，特別容易受感動，眼淚很難忍得住。但在書友仔面前落淚，即是認「低威」，這麼沒男子氣概，顏面何存？如給我那班怪獸同學看見了，隨時會唱足一世。因此，與同學看電影時總要控制自己不能很太投入。

在美國留學的那十六年，生活費用昂貴。上電影院，是一種奢侈的享受。十六年來，我看過的片子，十個指頭數得出。有時，我會跟幾個閒得發呆的同學，找一個假日，到市中心去，買張票，到電影院去三小時八小時看個飽。因為在小埠看電影，一張票便可以時間不限，任意觀看。心情欠佳時，最適合跑進裏面避世，可以躲懶，可以睡懶覺。為了貪看電影，我甚至於大學時，選修電影評論、劇本創作等科目，因為教授習慣即堂「去片」。

電影的世界，有喜怒哀樂，但看電影，確是人生樂事。